

黃凡

# 財閥





# 財閥

希代文叢 168

黃凡著

元041册家 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本公司地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本公司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101號 電話：010-63991111



S

財閥 黃凡著 定價140元

---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02)7135272 · (02)7135273

(02)7135736 · (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 0779 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

排版者：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3223332 FAX：(02)3223743

---

中華民國79年1月第1版第1刷

中華民國79年9月第1版第4刷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 0017944 1(希代書版)

---

《本書不可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雙手萬能的時代 已成過去

金錢至尊的意念 橫掃世界



任何一個晴朗的下午，不管開那種廠牌的汽車，你只要從高速公路下來，並且一不小心把視線偏離了灰灰的單調的路面，你的眼睛便會被來自東北方某個閃閃發光的物體刺了一下，於是你用力眨眨眼皮，第一眼那個物體看起來像是枚剛從熔爐裡取出的銀幣。若是天氣更晴朗或者碰巧是要命的夏天，那麼你立刻可以感覺到它的熱度，就像有人把銀幣熔成液體，用一只杓子往你鼻尖的方向倒，從雙眼之間一直流到喉頭，於是，你不得不吸一下鼻子，吞一口痰，再看一看車速錶，九十公里降到八十里，維持這個速度三分鐘後，你就會被離心力抓住，這股力量使你覺得一點點噁心和暈眩，但你仍能意識到，是的，再怎麼樣遲鈍的傢伙也仍能意識到那個物體還在那兒，儘管在角度上有了變化，它還是在那兒，就像你背著下弦月走過一排屋簷，不必掀開屋瓦，你知道月亮並沒有被天狗偷吃掉。所以你忍不住抬起頭，看看自己究竟走了環形交流道的幾分之幾。

所以，就在這一瞬間，就在你確定自己還在交流道上掙扎，以及你不過是天地間移動的一個小點的一瞬間，你發現那個物體像魔術師玩的把戲一樣，突然地變成了某種多面體結

構。也不妨這麼說，銀幣的印象尚留存腦際時，這東西以頗為戲劇性的姿態「跳」了進來，它使你在內心裡驚呼一聲：

「唉呀！」

同時你想找一個正確的形容詞或是能恰當地、一勞永逸地描述它的樣本，這些樣本你已經從電視或報刊上收集了許多，就像電腦的磁片。你迅速地轉動你的腦子，但就是找不到。於是你便採取一種折衷的辦法，一種迂迴的戰略——你把視線移開一會兒，改用眼角的餘光捕捉它。

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你玩這種貓捉耗子的遊戲，除了那該死的紅綠燈。不對不對——千萬然後你被夾在一輛巴士和一輛扭來扭去的計程車之間，該死！你忍不住咒罵一聲，也開始扭來扭去。

那就是有名的松江路的一般情形，運氣好的話你可以很順利的從這個路口扭到那個路口。然後你便會對這條更有名的南京東路，同時你想到那枚銀幣。

你想它就在左邊，一定在那裡，再沒有什麼東西像它那樣發著光，於是你調整方向盤。你不必扭來扭去，你忍不住降低速度，你經過它的斜斜的陰影之後，進入一個巨大的、眩目的光圈中，就像由地獄進入天堂，也像一萬個鎂光燈同時閃了一下。於是，你又在內心叫了聲：

「唉呀！」

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這就是賴樸恩先生沾沾自喜同時遭人非議的小朝廷。

它的表面由一萬兩千片銀色不銹鋼片構成，精巧的焊接技術消除了接縫的痕跡，因此，可以這麼說，它是一塊你畢生僅見的最大不銹鋼片，而且從某一角度來看，這個角度由於塵埃的折射效果（可以說是一種十字路口效應），使建築物某個突出的部分微微泛著藍光。所以，某個時候，假如你站在遠處，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它，你會覺得它像極了一只可笑的、天字第一號的刮鬍刀片。

是的，我也有這種好笑的感覺，不過我的感覺是嚴肅的，甚至帶點毛骨悚然的。我想換個方式說，這只不銹鋼刮鬍刀片並不可笑，一點也不，因為它絕對可以切割這座城市，再不然它也可以輕易地切下一角，就像切生日蛋糕一樣。只要那個人——賴樸恩先生伸個小指頭，按一下馬達開關，那麼它會是很有效率的。而且，相信我，只要給他那個機會，他絕對會毫不猶疑地那樣幹，他會把這座城市切下一角來，而且，眉頭也不會皺一下。

這就是我在此地工作四年所得的一個結論，同時也是個收穫；也許是唯一的收穫。

那時候是一九八三年，也就是我歷經一番「遊蕩」之後回歸公司的第一年，那時候這樣大樓還沒有蓋呢。

（遊蕩這兩個字是老闆說的，回歸則是我自己的用語，我所以用這麼個具有強烈政治性



的字，是因為我父親死於總管理處副總經理任上。）

許多人透過各種關係把各式各樣的設計圖送到籌備處，籌備處拿了好處的職員象徵性地淘汰了幾張之後，再把那批圖送到秘書處，當時我在秘書處佔一個閒差，我想因為我爸爸的關係，大家都對我很客氣，但沒有人給我事做，所以換句話說，這件事，把這批圖安全地送到老闆辦公桌上便成了三個月來我的第一件差事，儘管我不大情願，（這種事小妹也可以做。）我還是說服了自己。

「不要小看這批圖，有一張價值五十億呢。」

那時候我很年輕，同時擁有一張孩子氣的臉，因此我抱著圖，和每一個投來詫異眼光的同事微笑，其實這是一種假裝的微笑。隨後我進了電梯，董事長就在樓上，雖然我可以不使用樓梯，但那樣看起來更像工友，因此我在心裡嘀咕著，一邊卻猜測究竟那張圖可以獲得老闆青睞。

我用屁股把門頂開，我想那位秘書小姐一定驚訝地抬起臉，心裡說：「這是誰的屁股呀？」

我把東西擺在沙發上，再兩手撐住她的辦公桌，用一種我認為會討女人喜歡的姿勢，俯視秘書小姐可愛的，畫得清清楚楚的臉，我說：

「辛小姐，麻煩妳。」

「那是什麼？」她張開小嘴巴，用一種女秘書專有的懶懶的口吻問。

「新大樓的設計圖。」我說，「麻煩妳。」

「董事長要你送進去。」

「他是這麼說的嗎？」

辛小姐眼睛眨了眨，同時把座椅往前挪，這樣她的小胸脯便挺了起來，臉部也獲得了一個比較輕鬆的仰角。

「董事長要我打電話給你們主任，指名要你親自送達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聳了聳肩膀，辛小姐朝門那邊偏了偏頭。於是我抱起圖，輕輕敲了門。

那個聲音說：「進來。」那是種權威的、充滿自信同時也有點自命不凡的聲音。

那個上午我用指關節輕輕敲門，卻敲開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就像阿里巴巴用魔咒敲開的山洞。

後來我想，假如我那一天請假，或者用個高明理由拒絕這個差事，那麼我今天也許變成另外一個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

「瑞卿，」那個聲音說，「你來公司多久了？」

那是個你永遠不會忘記的聲音，因為既不像上司對下屬，也不像父親對兒子，總之這是個綜合性的聲音，它帶著某種做作的、隱藏的感情。但在我準備回應它之前，這個聲音嘆了

一口氣。

「時間過得可真快。」

我想我不必回答第一個問題，因為他對時光的不滿表示他一直清楚我在公司做了些什麼。於是我說：

「謝謝董事長關心。」

現在他抬起頭來做出一副有點訝異的表情。我勇敢地看向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並不清澈，甚至可以說帶點油黃，不過眼袋和眼角皺紋的陰影，消除了令人不快的感覺。可以這麼說，他的眼睛是五官中最好看的部位。

這雙眼睛在我注視下，漸漸露出笑意。

「坐下，瑞卿。」

我坐在他大辦公桌前面，我坐得很端正，同時準備隨時起身抽出他要的圖片。

「不要拘束，你爸爸是我無話不談的老朋友，」他做了個無奈的手勢，「他跟我打下，我們像兄弟。」他停頓了一下，我點點頭，他繼續說，「他有個好兒子。」

我没有接腔，我等待著，我預感到他會宣佈一些事情，譬如說，喂，去財務部蹲蹲怎麼樣？

果然他把臉湊向我，但是他還沒打算宣佈，倒是提了個不高明的問題。

「你對我有什麼看法？」

「什麼？」我真正嚇了一跳，這算什麼問題。

「說說看。」他臉上該死的笑意更濃了。

「報告董事長，」我想到父親，以及他愚蠢的忠誠，同時也就是那個東西把我帶到此地來，「您一直是我們全家最尊敬的人。」

「你母親還好吧？」他點點頭，露出滿意的表情。

「她現在每天唸佛。」

「都唸些什麼？」

「金剛經吧，」我說，「還有阿彌陀經，大概就是這些了。」

「哦，」他從辦公桌後站起身，繞過我，往前走，這時候我才發現這間辦公室實在大，它有兩組沙發和一個酒吧枱。賴樸恩繼續往前走，不過他沒有在沙發前停下來。我的視線緊緊跟著這副顯得有點僵硬的背影，不騙你，我從來不認為他是個老人，但是那一天他確實有點蒼老的样子，我希望我看錯了。他一直走，走到一張矮櫃旁，那裡擺滿了象牙雕刻，有菩薩像、佛塔等等，他彎下腰做出檢視的動作。

但只有短短一會兒，然後他轉過身，說，

「我喜歡佛教。」

我覺得他不是對我說的，也許是對某個不在這裡的人說的。

「大家都說，觀音鄉的大佛是董事長出錢修的。」

「大概吧。」賴樸恩說，「瑞卿，把圖帶過來。」

親情時間結束了，我坐在他身邊的沙發上，一張一張翻那疊設計圖。

賴樸恩的視線雖然沒有離開我的手，但是我覺得他有些心不在焉，就好像我翻的東西不過是些風景畫片罷了。

很快的，風景畫片翻完了，合上最後一張時，我故意製造一點聲音，藉以提醒他。

「你的意見？」賴樸恩說。

「對不起董事長，我對建築一竅不通。」

「誰又懂建築了，你儘管說。」

「是的，董事長，」我挑了五、六份遞給他。

他挑了一張，圖上的建築物看來極像一只大刮鬍刀片。

「外牆完全使用不銹鋼，」我說，「很有現代感。」

「會議順利結束。」賴樸恩呵呵笑了起來，並且拍我的肩膀。

我也跟著笑了起來。

「還有一件事，」他說，表情突然嚴肅起來，「新辦公大樓建造工程完全交給你負責，不必找任何推辭的理由。」

\* \* \*

就這樣，我擺脫了長期困擾我的「漫遊狀態」，而且我想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罷了，那狀態其實是一場無休無止的，青春期的夢，就像你坐在旋轉木馬上，覺得這個世界正在旋轉。

那個狀態開始於許多年前的一個夜晚，我的女朋友因為父親破產自殺了，她從豪華的、十一層的大飯店跳下來，她降落的地方是個中庭，被飯店違規使用作了餐廳，於是我的女朋友便墜進一堆奢侈的食物和昂貴的餐具間。人們驚叫逃逸，有幾個人尿濕了褲子。後來這些食物和餐具有沒有繼續使用我並不清楚。但是，我很清楚，我年輕的身體某些成分已經起了改變，我可能新生了某種腺體，它分泌出一種叫「不信任」的東西，那個東西使我不信任自己、不信任別人，同時也長出了一對不信任任何事情的心靈之眼。這對眼睛使我看到了許多不該看到的東西，我看到了我的家，不過是堆積木造的漂亮玩具，幾個人在裡面玩著一種叫「美滿家庭」的遊戲。我看到了理想與現實之間其實是沒什麼分別的，善與惡、真理與虛偽也是如此。

於是我就開始了一種漫遊狀態。因為許多人擔心我的未來，所以我就不必為未來憂愁。在大學裡我整日無所事事，雖然我也選了一些工商管理的課程，但只有窮人家的小孩或者爸爸從沒幹過總經理的人才真正把它當成一回事。這是所私立大學，有漂亮的校舍、一百公尺長的游泳池，一大堆樹木，但就是沒幾個聰明人。不管在教室或操場，我聽不到幾句智慧的話。於是我對自己說，「你挺好

保持緘默。」

總之，實在是沒什麼好說的。那間大學就像一隻裝了玻璃彈珠的瓶子，你把它稍微傾斜一下，那些珠子便會隨處亂滾，同時發出一些吱吱喳喳的怪聲。

當然瓶子裡也不免會有些好看的珠子，朱惠珊就是其中的一粒，遠遠看她像一顆寶石，但是當她走到你面前，你伸手可以抓住她的距離，你會發現她是有些瑕疵的。因為她喜歡笑，一件不怎麼好笑的事，她都能開懷地大笑，彷彿是個快樂小天使。雖然她的笑容並不令人嫌惡，有幾名男生還為之神魂顛倒呢。但是當笑聲終於停止後，她並不像一般人那樣乾乾脆脆結束，她會發出一聲疲倦的、滿足的嘆息。

那就是她的瑕疵，那就是她的愚蠢的瑕疵。

而且，在我那輛喜美車裡，（我開喜美車上學，也是她跟我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我試著把手伸進她的襯衫，但當手指頭觸及胸罩邊緣時，不！根本還差那麼一公分，她就咕咕地笑了起來，就像我已經摸到了那個地方，而且還搔起癢來。

愚蠢的女人！

「還沒摸到，」我說，「妳笑什麼？」

「我覺得很快樂。」

「爲什麼，我還沒摸妳呢？」

「不爲什麼，我就是覺得快樂。」

她的奶子很軟，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如果不是那副該死的笑容，我想我會愛上她。

後來我們分手了，主要是因為她先說她懷孕了，一個星期後又說沒有了。在那可怕的七天裡，我第一次嚴肅地想到未來，正確地說，想到孩子的未來。

「你應該高興才對？」朱惠珊說。

「說真的，我倒是希望能有個兒子。」

「你騙人。」

「不騙妳。」我說，「我很生氣，我喜歡小孩。」

「我不相信。」

我怎麼解釋都没用，她說她不希望我用謊話安慰她，她希望我告訴她真話。

「我告訴妳的是真話，我可以發誓。」

我還沒發誓，朱惠珊就哭了起來。

第一次我用另一個角度觀察，同時也稍微有點了解她。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從此以後，她不再相信我說的每一句話。

這就是我在大學裡唯一的短暫的男女關係，而且從那當中學到了一點點的做人道理，那就是，當一個女人說她懷了你的小孩，而又不被容許生下來時，你不能說真話，你不能告訴她你希望那個孩子真的出生。因為那是她的權利，只有她能決定孩子的命運，同時也只有她能享受所謂的「受創的母愛」的自憐等等。



朱惠珊，一個善良、愚蠢的女孩，我偶爾還會想起她，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那時就有那種「逝者如斯」的傷感的感覺，好像站在橋上的孔子。），朱惠珊成了一種抽象的東西，她使我想起掛在我母親臥室裡的一幅畫——一隻被毛線球糾纏住的小貓。

把朱惠珊的事情解決後，我努力讀了一陣書，同時也加入了登山社，但這兩件事都只維持了兩個月。然後暑假來了。

我不記得我在假期中做了些什麼，我想我大半的時間都躺在床上，我父母對這一點倒沒什麼意見，他們喜歡我常常待在家裡。

然後我就畢業了。

畢業典禮賴樸恩也來了，他向我父親道賀，同時塞給我一個紅包。

我很不高興，不是因為那個大紅包。而是賴樸恩開來的那輛五千CC的凱迪拉克轎車，它直駛入校園，停在會場入口，但是不像其他來賓，臉戴墨鏡的賴樸恩自始至終就沒走下車門。

\* \* \*

我回到祕書處後不動一點聲色，我享受著擁有一件即將震撼整個公司的大祕密。

我將座椅移轉四十五度，手上捧著一杯茶，以這個角度觀察有十幾名員工的辦公室，會覺得這實在是一間高水準的令人愉快的辦公室，檜木地板，舒美辦公桌、全套電腦傳真機、